

徐瑛文集

第一卷·儿童文学

第二卷·中短篇小说

第三卷·长篇小说

第四卷·散文随笔

第五卷·纪实文学

徐瑛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UYING WENJI

895513

第五卷·纪实文学

徐瑛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瑛文集.第五卷,纪实文学/徐瑛著.—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7

ISBN 978-7-5396-3436-4

I.①徐… II.①徐… III.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4490号

出版人:唐伽

责任编辑:路扬 徐海燕

装帧设计: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3533889

印制:合肥芳翔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0551)4656798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6.75 字数:350千字

版次: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200.00元(全五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辑 友情篇

西天多了一尊佛/003

我与浩然的一面之缘/014

黎佳先生的一封信/017

小巷名医/019

毕文刚老师/021

为山河立传,为草木传情/023

回忆老部长施培毅/029

但愿有一座天堂/036

我的启蒙老师/042

忆王术教授/044

吾师 吾友 吾兄/047

农民作家潘永德/050

忆胡杏桥先生/055

先生赠我座右铭/057

陨落的文学新星/059

怀念于中举先生/060

老校长走了,我却未去送行/062

远去的琴声/064

戴厚英遇难十周年祭/066

第二辑 亲情篇

父亲和祖父的医德/071

母亲的鞋簸箩/073

母亲要回家/076
祖母的纺车/078
父亲的档案像座山/080
婆媳之间/085
孙女的书包/088
教孙子下棋/090
你要想家你就哭/092
小姨/094
妹妹的冠军梦/096
大姐的“专车”/098
一个乡土大夫的一生/101

第三辑 自传篇

有梦与无梦的岁月/117

第四辑 英灵篇

留在淮河湾的足迹/231

清明时节祭忠魂/258

后 记/263



第一辑 友情篇

西天多了一尊佛

——悼念戴厚英

—

我敢说,在当代作家中,没有谁比戴厚英更注重梦的了。梦几乎伴随着每个人的睡眠。一个人只要一息尚存,在睡意朦胧中不可能无梦。那些虚无缥缈、稀奇古怪、荒诞不诞的梦幻,做了也就做了,醒来也就忘了,有谁会把它牢记心中并认真进行思考、解析呢?也有,那是研究梦的专门家。对一般人来说,谁会对梦那么关注呢?戴厚英何尝是对梦的关注呢?她对梦的感悟、解析,简直达到了专门家的水平。近两年和戴厚英见面,她总是津津乐道地谈梦。有一次我开玩笑说,戴厚英你若辞职到什么地方摆卦摊,专门做个“圆梦”的占卜先生,准可以赚大钱的。戴厚英笑笑:不敢说赚大钱,混口饭吃也不是不可能的。徐瑛你不以为我解梦的水准较之一些江湖先生强些吗?我不再调侃,认真地说江湖先生的圆梦术怎能和你解析梦的水平同日而语呢?说实在话,你对梦的感悟与剖析,我觉得有些地方比《梦的解析》那本专著论述得还要独特、还要深刻。你这是吹捧我。不过我对自己做的一些梦的确想得很多很多……

她说,梦是人类所拥有的一种特殊思维,而且是神奇的、创造性的思维;

她说,有一类梦是亲人间的心灵感应;

她说,有一类梦具有相当的预见性;

她说,梦中还有清醒时没有想到过的深刻哲理;

她说,梦也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梦的心灵感应和预见性之说,戴厚英曾给我讲过很多事例。她说,她小弟的死,三妹的死,侄儿、父亲的死,她都曾在梦中有过预感、先兆,而后来都被验证了。

她说,梦的创造性无比神奇,她的很多作品都是受梦的启示而酝酿创作

的,譬如长篇小说《脑裂》。有一次,她在梦中看到自己的脑子无缘无故地裂成两半,像被斧头劈开的西瓜。我至今未读到《脑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把这个可怕的凶梦作为自己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的命题。如果她在这部书出版之前给我讲述这个故事,作为朋友,我会坚决劝她舍弃这个极不吉祥的书名。我知道,即便如此,戴厚英也要我行我素,在我与她的结识中,大凡她自己认定的事,没有一件因我或其他朋友的善意劝解而能改变她的思维定式。她是一个才华横溢、意志坚强的女人,有谁能改变她的行为轨迹呢?

戴厚英啊戴厚英,这个可怕的、隐藏着血光之灾的凶梦,难道就是你的心灵感应?这个不吉祥的书名“脑裂”,难道就预示着你五十八年坎坷人生道路的终结?

二

中国文坛及其他一切善良的人们,当记住这个黑色的日子——公元 1996 年 8 月 25 日。

8 月 27 日晚上,我坐在客厅里沙发上刚刚看完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突然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8 月 25 日戴厚英与她的侄女戴惠惠在上海家中遇难身亡!我如雷击顶,惊愣了片刻,忍不住对着话筒大声否定:“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一定是谣传!”朋友沉默了一下,声音沉痛地说:“老徐你听我说,这个消息非常可靠,上海公安人员也已来阜阳侦查线索……”

我还是不相信这个残酷的消息,放下电话,木呆地坐在沙发上。妻子问我话,我所答非所问地嘟哝着“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妻子关掉电视,提醒我打电话再向别处问问。我立刻拨通颖上县一位朋友的电话,我想戴厚英如有不测,她家乡熟悉她的人应该首先得到消息的。接电话的朋友说未听到戴厚英出什么事。我仍然不放心,接着又拨通了她弟弟戴厚泉的电话:

厚泉吗?我是徐瑛。

噢,徐瑛,你……

你二姐回上海了吗?路上平安吧?

二姐回上海了,路上平安,没什么……

这就好这就好!再见厚泉!

我无比轻松地出了一口长气,立刻拨通了报告我消息的朋友的电话:

我刚刚跟厚泉通了电话,戴厚英没事。

哦——那就好!让我们虚惊一场。

谁告诉你的消息?怎能制造这样的谣言!

老徐,我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上海公安干警的确……你是不是再给上海方面打个电话?有了消息马上告诉我。

真是急晕头了,我怎么没想到直拨戴厚英上海住宅的电话?我一边捺信号盘上的键钮,一边还想着当戴厚英接电话时如何跟她开个玩笑。信号通了,但没人接。我焦急地等待着,等待着。等了几分钟依然空无应声。我想一定是晚上有事外出还未回家。我根本不相信也不愿联想到那个“死”字。

这天夜里,我与妻都寝不安枕。我从多方面否定传来的噩讯。

大约是8月12日那天,正是这位朋友约我去南照集看望戴厚英的。十数年来,这几乎成了我们与戴厚英交往的惯例:每年寒暑假她从上海回南照探亲期间,我们都要聚会一两次,或我们去南照,或她来阜阳。近几年戴厚英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即便来阜阳,也只是与少数几位同学、朋友见面叙谈。过去去南照,她总是在家里设便宴招待我们,她弟媳茅老师做得一手好菜。茅老师是上海下放知青,千百万知青大返城的浪潮没能把她卷回车水马龙的上海滩。她离不开忠厚的丈夫,离不开慈祥善良而又年老多病的公婆,离不开淮河边上的孩子们。返回上海的“插友”们有的升了官,有的发了财,有的成了专家学者明星,她心平如水,心安理得地坚守着小学教师的岗位。戴厚英常说,厚泉能娶上这么贤惠的妻子是我们戴家的造化。可是我们这一次去南照却未能吃到茅老师做的饭菜——女儿戴惠惠三年前由厚英带到上海读书,今年毕业,按规定可以在上海安排工作。所以惠惠未能与姑姑一同回南照。女儿一个人住在厚英家里,茅老师不放心,于是回了上海。这天中午,戴厚英只好在镇上一家餐馆招待我们。席间,戴厚英问及文学讲习班的筹备情况。去年春节期间,我曾告诉她阜阳市作家协会计划办个文学讲习班,并约定请她讲课。我告诉她因房子、经费问题拖延了时间,现在已有些眉目,正在筹备。戴厚英说为了减轻你们经费方面的负担,我不要任何报酬,但每天晚上我必须回南照住宿。我笑道你是出名大孝子,这样既成全你陪伴老母的一片孝心,我们又节省了房间费,何乐而不为?我记不清戴厚英为阜阳的文学青年讲过多少次课了,但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她从未收过一次讲学费。

这天分别的时候,戴厚英说她准备20日回上海,如果从阜阳乘火车就请我

们买张卧铺票,并说提前两三天打电话告诉我们。一直等到20日我们未接到她的电话,我想她可能从蚌埠走了。这天中午,我突然接到她的同窗刘润科的电话,说她来了阜阳,中午约了几位朋友聚会,要我马上过去。我见到戴厚英说我以为你又不辞而别呢,怎么还没走?戴厚英说每次要走母亲总是生离死别似的,只好多住了几天。戴厚英给我介绍了身边的史明芬女士,她们与刘润科都是中学时代的同学。中午吃饭的时候,史明芬点了一道菜——油炸鸽子。戴厚英急忙说我不吃鸽子,但不反对你们吃。我们当然也不忍落个破坏世界和平的罪名,我调侃道。史女士只好另点了一道菜。戴厚英本打算下午就回南照,可是还有几位朋友尚未见到,大家挽留她住了一宿。第二天中午,朋友们欢聚一堂,戴厚英非常高兴,举起满满一杯酒跟大家碰杯。近几年很少见她这样喝酒,岂料,这竟是她告别亲朋好友、告别文坛、告别人生的最后一杯酒!

21日下午,戴厚英又回到南照,她告诉我24日已从蚌埠返回上海。我推算,她当是25日上午抵达上海。回到家仅仅半天时间,怎么就会出事呢?不会,戴厚英不会有什么不幸!

辗转难眠,28日早晨6点钟我又拨通了戴厚英家电话。信号足足响了5分钟,依然听不到那熟悉的回声。一个我极力想否认的事实告诉我,戴厚英恐怕凶多吉少……

我还是不甘心,立刻又拨通了戴厚泉的电话——

厚泉,我找你二姐有急事,她家里的电话怎么一直无人接呢?

徐大哥,我……我跟你说实话,二姐跟我女儿惠惠……出事了……25日下午……在家里……

啊!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戴厚泉说那天他也在上海,出事后当即即为公安人员引路回南照查找线索。公安人员嘱咐消息不要外传……

这天中午,广东电视台率先报道了戴厚英与其侄女惠惠的遇难。噩讯不胫而走,省内外的朋友打给我的电话应接不暇,不是告诉我戴厚英遇难的消息,就是向我问她的遇难情况。下午,我实在害怕再听到令人心碎的电话铃声,独自离开家门,默默向郊外走去。秋天了,田野里一片金黄。黄豆熟了,棒子熟了,芝麻熟了,瓜果熟了……成熟的季节,收获的季节,人生五十八岁,不正是这个季节吗?熬过了严冬,沐浴了春风,度过了酷暑,不就是等待着收获的秋天吗?然而,戴厚英你却在这样的季节倒下了,而且是倒在贼种的刀下,

倒在血泊之中……

写到此处,消息传来:歹徒已于9月15日在界首市落入法网。此刻,我不想叙述案情和破案情况,我总觉得戴厚英没有死,仿佛隐隐约约看到她迎面而来,步履匆匆……

三

1984年10月——金色的中秋,阜阳地区文联与省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第四届淮河乡土文学笔会。笔会筹备组拟定从上海请几位作家到会讲学,戴厚英当然“榜上有名”。一天,我接到专程去上海“请客”的同志的电话:邀请的客人基本落实了,唯有戴厚英有点儿犹豫,建议我再给她打个电话。我与戴厚英还不认识,通话时只好自报家门——

我是阜阳地区文联徐瑛。

啊,久闻大名,可是我们还没见过面呢。

会面的机会来了,可是据说你不太乐意回来参加笔会。

我因为……

戴厚英,你应该回来参加笔会。你倘若不回来,家乡人会说你写了一部小说就摆架子;外地人会说阜阳地区文联不会办事,举办笔会连他们本地籍的作家都不请,到头来你我都不落好的……

哈,徐瑛你好厉害!好,我一定回去参加笔会。

后来我方知厚英患肝病刚刚治愈,看着她清瘦的面容,我很后悔不该对她“将军”。

笔会期间,我因忙于繁杂的会务,一直抽不出时间与她交谈。在亳州中秋晚会那天,戴厚英跳了一曲舞后,约我到她的房间去坐。戴厚英说,最近读到你的两篇小说,写得很真实,不错。我还没尝试写小说的时候就读过你的小说,依我看,你不如辞去地区文联副主席的职务集中精力创作,你会写出好作品的。我很惭愧,我落伍了。你的建议很好,我会提出辞职的。你的《人啊,人!》写得精彩,很有深度。但不是一股批判风你这本书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也是看了几篇批判文章后才读它的。厚英,你不要记恨写批判文章的人,我以为是那些写文章的人不一定都想整你。我们文艺界过去中极“左”的流毒太深了,思想观点的转变要有一个艰苦的过程,我自己就很苦恼,总是挣脱不掉那

条无形锁链的捆绑。我当然不是记恨所有写批判文章的人,我欢迎开展正常的文艺批评,但不能乱扣帽子,更不能侮辱人格。骂一个女作家“花拳绣腿”,这是什么话嘛!她说说着说着又激动起来,愤愤然肝火极盛。待她的情绪平静后,我问她今后的创作计划。她说她正在写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的长篇(即《空中足音》),之后想写写苦难的淮河。不过我还要补充些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专程回来采访。你如果有时间,希望到时能陪陪我。晚会散了,我要安排明天活动的车辆,匆匆告辞。这是笔会期间我和她唯一的一次交谈。她在界首、亳州两次精彩的演讲也未能听到。

第二年春天戴厚英如期回家乡采访。我陪她在阜阳、太和、亳州、涡阳走访了很多。其中有当年任县长时冲破封锁、躲在厕所里向中央调查组反映浮夸风、共产风给广大群众造成深重灾难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行署副专员;有1960年为了不使数百名职工饿死而胆大妄为拦车借粮,后被开除党籍、公职(采访时已恢复党籍、公职)的某地质勘探大队的大队长;有廉洁自律、铁面无私的纪检书记。走访了许许多多农民和乡村干部。采访期间,还参观了一些刚刚兴起的乡镇企业。为期十天的采访活动,遵照戴厚英的要求不住高级房间,不让公家宴请,大都在朋友家里就餐。在由涡阳返回阜阳的火车上,戴厚英高兴地说这次采访太有意义了,收获太大了。徐瑛,将来有机会你再陪我去沿淮几个县走走,你在这里熟人多,跟你一道容易了解到真实情况。这次采访的素材大都反映在《流泪的淮河》一书中。书稿杀青后,一家大出版社的编辑建议她删去某些章节的内容。戴厚英不忍割爱,于是搁浅起来。后来这本书在香港出版后,戴厚英送了一本给我,并说请我认真看看在内容上有什么“犯忌”的地方没有。我读后坦率地告诉她,就内容而言,绝无“越轨”之处。对于浮夸风、共产风给淮北人民造成的大灾大难,似乎写得还很不到位。我以为这本书的不足之处是文学性不强,过于平直,不如前两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书。戴厚英解释说,这是一本描写淮河流域农民命运的书,初衷是想写得朴实一点,改变一下过去的写作风格。写得不理想,也可能是我对农民终归没有对知识分子熟悉的缘故。我虽然出身于农村集镇,进上海读大学、工作后,毕竟距农民远了,所以我每年都要回来住一段时间,防止“变修”啊。我被她的幽默逗笑了。戴厚英衣着朴素,我从未见她穿过一件高档的衣服。我看着她身上那件毫无光彩的蝙蝠衫,也就着她的话音开玩笑说,你倒真应该“修”一点儿,否则你就要变成老太婆了。怎么还要变呢,本来就是老太婆嘛。她又问我,你

怎么还干这个破文联主席？这个芝麻大的小官有什么干头？戴厚英你不要误认我赖着不想丢掉这个职位，事实上在你建议之前我就向地委宣传部的头提出过几次，领导没能同意。你可能说我这是托词，根本原因还是自己决心不大。是的，我硬是躺倒不干谁也没有办法，可是我不能这么做，我有我的苦衷。过去阜阳地区在曲艺、民间文学、戏剧创作方面比较活跃，而文学创作力量非常薄弱，1979年夏天，我在大病初愈、处境极端困难的时刻地委书记陈硕峰，地委常委、宣传部长施培毅同志亲自到亳州看我，消除了社会对我的误解，动员我来阜阳工作。我的坎坷经历使我深刻体验到一个人在困难中多么需要朋友和社会的理解和帮助。所以我要力所能及地为本区文艺界办点实事，为文艺界遇到困难的同志解决点实际问题。遗憾的是我总感到力不从心，很多应做的事都未能做好。这几年阜阳地区文学创作刚刚有点起色，倘若硬躺倒不干我怕文友们骂我。徐瑛我理解你。士为知己者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心态，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们往往不堪重负，我自己何尝不是这样呢？

四

是的，责任和义务使戴厚英本应很轻松舒适的生活变得无比沉重。1992年春，我与一位朋友去上海采风，戴厚英在一家餐厅宴请我们。饭后，戴厚英领我去参观她的“公馆”。推开房门，一厅一室里摆着一台16英寸的彩电、一台单门冰箱、一只老式的衣柜、两个油漆斑驳的书橱、一套简陋的沙发，倘若不是写字台上一台刚刚买下的电脑，很难相信这就是一位著名作家、教授的住宅。戴厚英将一包牡丹烟推给我，自己抽廉价的“大前门”。有一次我送给她几包“红塔山”，她说我抽烟喝酒品不出味儿，好烟好酒对我是真正的浪费。戴厚英生活俭朴，她把节省下来的钱慷慨地接济生活困难的亲朋。她为家住蚌埠的姐姐买下一套住房，为弟弟添置家具，资助侄女、侄子上学。一些并不相识的家乡人跑到上海打工、拾荒，只要有求于她，她总是尽力给予关照（岂料善良之心却导致杀身之祸——凶犯陶峰是戴厚英中学时代的老师李文杰的孙子。受老师之托，陶峰在上海期间，戴厚英曾给予帮助）。1991年淮河流域大水成灾之后，戴厚英为帮助家乡人民渡过难关，重建家园，不仅捐款捐物，还自费陪同香港《文汇报》的记者深入灾区采访。她写了几十篇文章，通过海内外

的新闻媒体介绍家乡的灾情,激发人们的良知,开展募捐活动,对全区,乃至全省的抗洪救灾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同时,戴厚英还将在采访中了解到的违法乱纪现象,如实地反映给当地党委、政府,使问题得到及时查处,挽回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戴厚英情系家乡,非常关心家乡青少年的成长。她曾计划将来在家乡办一所实验学校,增强对学生科普、生产技能知识的教育,改变目前学校单纯追求升学率、死读教科书的现象。她曾告诉我台湾有一位朋友愿意资助一部分办学经费。为此,她曾考察了几个民办学校,请我帮她考虑计划,参与筹备工作。

作为作家,戴厚英尤为关心家乡的文学事业。我们每次请她讲学,她总是有求必应。她经常热情接待慕名拜访她的文学作者,了解他们的写作和生活状况。8月12号在南照会面,戴厚英还问及文学青年苗秀侠的生活情况,并说一个农村女孩能走出来很不容易,小苗的创作路子很正,建议我们对她多多关注,尽可能为她创造一点好的创作环境。戴厚英还说,以后有机会见见她。可惜她这次来去匆匆,使小苗永远失去了与她会面交谈的机会。

戴厚英曾说,将来她退休后一半时间住在上海,一半时间住在家乡。那时以阜阳市文联为依托办个文学讲习班,她可以系统地为文学青年讲讲文艺理论。文艺理论对一个作家的创作实践至关重要,现在一些青年作家急功近利,舍不得花时间读点理论著作,将来要吃亏的。然而,戴厚英这些美好的计划都被一双凶残的手折断了,永远不能实现了。

戴厚英自尊自重,从无作家、教授的优越感。有一次我陪她去界首采访,去时因下雨穿了一双长筒胶鞋。在中原旅游鞋厂访问时雨过天晴,厂里一位负责人送给她一双“奇安特”。她穿着这双鞋回宾馆取钱请人转交厂方。厂里拒不收款。戴厚英看着脚上一双沾了泥水的“奇安特”,很为难地说这怎么办?不收钱鞋也没法退还人家了。界首的一位朋友说这算啥,不就是一双鞋吗?戴厚英心情不安地说这不好,咋能白要人家一双鞋呢?以后千万别这样,这使我心里很不好受。

类似的事,还表现她对待、处理家庭的一些事务上。戴厚英全家原来都系城镇户口。“文革”期间,因其父亲的“政历”影响,合家被下放农村务农。她的一位弟弟在乡下娶了一位农村户籍的老婆,并生下两个孩子。后来弟弟因考取师范学校恢复了城镇户口,而弟媳与侄子、侄女的户口都不能“农转非”(此

类情况即便在上海也可以转回一个孩子的户口)。戴厚英为此而苦恼,多次向我提及此事。我说我来给你想办法解决,她十分高兴。我参照过去帮助本区文艺界的一些朋友解决家属“农转非”的办法,以地区文联的名义向地委、行署写了一份报告,介绍了戴厚英的身份、事由,请地委负责同志签批。地委负责同志建议由戴厚英本人再补写一份申请。我转告她。戴厚英思索良久,悻悻地说算了,南照集类似情况还多,单独解决我侄子、侄女的户口人家会怎么说?之后,厚英再未提过此事。

面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和党内的腐败现象,戴厚英疾恶如仇,议政、批评时弊时情绪激愤,言辞尖刻,但在她灵魂深处,无不饱含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她热爱祖国,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为了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1991年安徽和其他一些地方大水成灾后,因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冷漠态度,戴厚英写文章严厉批评、抗议美国政府的虚假人道。她在西方一些国家讲学、访问期间,大凡遇到西方人有辱中华民族尊严的言行,即便是她的朋友,她也毫不妥协地坚决斗争。她对少数的所谓文人学者在国外洋人面前的奴颜媚骨,尤为深恶痛绝。戴厚英的女儿、女婿、外孙在美国都取得了“绿卡”,但她宁愿饱受骨肉分离的孤苦,也不愿移居美国。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戴厚英许久与我未通音讯。1990年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她从美国寄来的一封信:徐瑛兄,你是我来美国后给大陆朋友写的第一封信。我好想好想家啊……我现在深刻感到我的根扎在中国的泥土里,无论这块土地贫瘠或肥沃,我都离不开它,离开它我就会枯死的……我当即给她回信,告诉她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希望她尽快回来,国内的朋友同样也很想念她。不久,戴厚英从上海给我打来电话:“徐瑛,我回来了!明天就回阜阳,劳驾到火车站接我,一定啊!”戴厚英又回到母亲的怀抱,其激动心情溢于言表。

戴厚英心胸坦荡,表里如一,绝不文过饰非。她跟我谈到她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从不掩饰和辩解自己犯过的错误。她最瞧不起“文革”期间那种对“四人帮”唯恐紧跟不及,而后又把自己打扮成一直反“左”的“英雄”。她非常敬佩巴金老人勇于反思、敢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戴厚英淡泊名利,常常嘲笑、讥讽文艺界某些人为争职权、名位而明争暗斗的丑陋现象。她是作家,自己却又置身于文艺圈子之外,她怕搅进文艺圈子里的是是非非。她曾多次拒绝报刊、电视台的采访。她给自己立下规矩:永远不出风头。她不愿见官,却很会与平民百姓相处。有一次她陪我在南照街上散步,一路上与街坊邻里打着招呼,大爷

大娘地叫得好不热乎。她的文品和人品,正如老作家萧乾先生献给她的挽联上所写的:

敢想敢说敢作敢为为民诉疾苦;

大彻大悟大喜大悲悲我挽厚英。

五

9月3日,我携妻与市作协主席崔波同志代表阜阳市文艺界及戴厚英生前好友,专程赴沪参加上海大学在龙华殡仪馆举办的戴厚英遗体告别仪式。灵堂大厅门两旁悬挂着巨幅挽联:

辞乡四十年几番风雨几番恩怨尤有文章激鬓眉江淮自古生人杰;

断肠三千里如此才情如此亲情竟无双手挡贼刃南北至今论灵音。

雪山花海般的大厅里汇集了方方面面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人们表情凄楚,忍不住的抽泣声此起彼伏。伴随着催人泪下的哀乐,我默默走到厚英遗体旁,望着她灰白瘦削的遗容,再也抑制不住悲愤的感情,失声痛哭地呼喊戴厚英我看你来了!你怎么会是这样?你真的走了吗?戴厚英你还记得吗?一年前我约你和几位朋友在我家里聚会,一位对《周易》颇有研究的朋友从命相上预测你晚年有福,并说你可享阳寿八十余岁。你高兴地说我已分到一处三室一厅的套房,既然今后要住那么久,我要把房子好好装修装修。散席后我很认真地劝你说,戴厚英你还有三十多年的人生道路,你女儿女婿又不在身旁,到七老八十行动不便的时候由谁搀扶你一把?你应该找个伴侣,不能再拖下去了!你默不作声,淡淡一笑,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凄苦。停了片刻我又直率地说,戴厚英,我知道你心里依然怀念着闻捷,可是你不能以闻捷的标准来选择配偶,天下没有一个男人配得上你吗?你叹口气说我是忘不了闻捷。世上只有一个诗人闻捷,可是他已经死了很多年了。我当然不会以他的标准择偶,茫茫人海不乏我爱的男人,但可遇而不可求。徐瑛,我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你和其他朋友过去都曾多次劝过我,只是这件事不是朋友们能操上心的。你放心,我会好好生活下去,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是的,你还有很多事要做,然而你却倒下了,永远站不起来了。婚姻的失败、爱情的不幸、道路的坎坷,以及形形色色的明枪暗箭都未能令你倒下,你是个坚强的女人,怎料到你会倒在歹徒的刀下?命运对你实在太不公平了!